



沂山，位于临朐县，是泰沂山脉东部的主峰，有“东泰山”之称。

沂山脚下的东镇庙历史渊源久远，据《汉书》记载：汉武帝去泰山封禅时被“东泰山”的大名吸引，曾想来此封禅，后因其他原因只好作罢，就让祠官在山顶建了一座泰山祠，代他祭祀。自此，沂山香火日盛。

东镇庙的名气与日俱增，久而久之，就留下了大量官员及文人墨客的碑碣，遍布庙院内外，丛矗如林。至清末，东镇庙前已有大小碑碣360余方，形式多样，蔚为壮观。其中，清康熙手书“灵气所钟”御碑、清乾隆亲笔“大东陪岳”御碑等，都是历代碑刻中的精品。这些碑刻，不光内容文采灼灼，书丹精湛，更有很高的历史文献价值。

可惜，被称为“东镇碑林”的数百幢碑刻，在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几乎损失殆尽。这些看似普通的石碑，每一方都是一位亲历者，它们是故事的讲述人，也是事件的见证人。后政府拨专款对东镇碑林进行挖掘、考察和修复。

上世纪70年代，东镇庙大殿因取暖不慎被火灾焚毁，2009年重建。自此，东镇庙涅槃重生，画栋雕梁，较从前规模更大、结构更巧、做工更细、气势更峻，以阔大胸襟迎接八方游客。

好在东镇庙里的古树犹存，唐朝的槐树，宋元的柏树和银杏树，无不枝繁叶茂，枝干直插云天。它们阅尽了人间悲喜，也经历了风雨雷电的万般洗礼，像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睿智而宠辱不惊。这些大树，二度逢春，苍翠欲滴，蓬蓬勃勃，给东镇庙带来了无限生机。

从东镇庙上行西北2公里，就是百丈瀑布。走在曲折的石径上，时时被两旁的石壁、树木所吸引。各种杂树枝条或抱团取暖，或旁逸斜出，无不欣欣然，焕发出一种盎然的生机，让与它擦肩而过的游人也心生感慨，生命原来如此之好。满目葱茏处，有零零散散裸露的石壁，那是黛青色的泰山石，纹理清晰，可以窥见它们不经意间组成的各种图案和景观，那是大自然的馈赠，让人称绝。

石壁上有多处题刻，其中两处是吟咏百丈瀑布的。一首是明朝宣德年有“江北第一制科状元”之称的马愉所写《游沂山百丈崖》。另一首是明朝隆庆年吕三才所写《题沂山瀑布泉》。两首诗的作者都是临朐本地人，一为宣德年状元，一为荣庆年进士出身，尽管时间上相隔百余年，但在当时都是满腹才华的廉吏，颇受百姓爱戴。

至石径尽头左拐，瀑布就挂前方。远望如一白练扑天垂落，风吹处微微斜逸，水雾



如烟。至前，瀑布落地有声，虽不震耳，但足以荡涤心中的沉闷和身上的疲劳。百丈崖绝壁如削，高冷峻。雨季，山泉激流在崖顶奔腾而下，形成飞瀑。百丈崖瀑布共86米，分三叠，前两叠较为舒缓，自上而下流至第三叠陡然大变，垂直而泄，像天河倒灌，蔚为壮观。夏初，崖下积雪犹存，寒气逼人，古人遂得句“百丈瀑布六月寒”，也是古临朐的八景之一。六月的百丈崖瀑布，狂放雄浑，满是阳刚之气。水花飞溅处水烟氤氲，又有几分缠绵柔美，刚柔并蓄，相得益彰。

乘缆车去玉皇顶别有一番情致。临窗远眺，满眼是绿的海洋，一层层、一片片，绿得狂野而恣肆。那些沟沟坎坎，高峰缓坡，

都被绿色填平了，漫无边际。自己感觉就是一只从天空飞过的小小鸟。低头向下直视，竟看得见密林中的小溪顺流而下，曲曲弯弯，上面飘着少许的落叶，是那样舒缓和惬意。我似乎听到了流水的潺潺声，小鸟啁啾，也听到了野草丛那些小虫儿招呼伙伴的“唧唧”声。树林在缓缓移动，大树下面是小树，小树下面是灌木，灌木下面是野草，密密麻麻，都占据着自己的空间，长得满满当当。目之所及，无边的林海太丰茂了，到处充溢着饱满的氧气，那么新鲜，新鲜得如清晨含着露珠的花骨朵。

从缆车下来，向北不远处便是玉皇顶。顶上建有玉皇阁，高大挺拔，斗拱层叠，牙檐翘出，美观大方，完美体现了古代建筑的精致和沉稳。阁前一左一右分别建有钟楼和鼓楼，各二层，面积不大，但沉稳大气，精神十足。

玉皇阁外西南角，有一大石，上书“灵气所钟”，是东镇庙康熙御碑的复刻，下笔稳健，结构大方，气息衔接舒缓，宽厚而内敛，有皇家气象，意思是所有的灵气都汇聚于此。的确，玉皇顶是沂山的灵魂所在。春风，夏雨，秋霜，冬雪，在四季中坚守，与山同在。春耕，夏种，秋收，冬藏，在一年中呈现，与民共享。方圆百里万物丰饶，百姓乐居，正是来自这座大山的慷慨馈赠。

玉皇顶是沂山的最高峰，海拔1032米。站在这里极目远眺，群山如黛，层林绿染，有稀稀拉拉的村落地点缀其中，红瓦屋顶如四月的桃花，在万顷绿色中格外惹眼，让人神往，疑是神仙所居。

沂山，是汶、沐、弥、沂四河之发源地。四河承载了各自的使命，各有所归，浩浩汤汤，奔腾向前，流淌数千年而不衰。沂山以阔大无边的胸怀和极其丰蕴的内涵，孕育了四条河流，哺育了万千生灵。她是母亲，她是伟大的。

诗韵潍坊

潍坊日报与潍坊诗词学会合办

书怀

◎韩同运

暑去寒来六十春，无为少壮近黄昏。
惭生四尺青松骨，仰慕三分翠竹魂。
处世当求肝胆照，言行莫失口通心。
半痴七品种田汉，一往情深乡里人。

访瑞金红井

◎范黎青

踏上征程史迹寻，沙洲坝里见碑文。
蓦然回首风烟过，一井甘泉甜到今。

【中吕·满庭芳】

古城夜市

◎范永来

商街市井，民居里巷，灯火通明。熙熙攘攘游人盛，不夜之城。烧烤处，香飘客盈，望酒楼，犹荡歌声。霓虹映，人围几层，乐曲唱清平。

【中吕·满庭芳】

夏花灿烂

◎刘汉泽

草疯树繁，高天毒日，也有斑斓。葱茏绿色芳花绽，盛夏红颜。强光耀，妖娆满眼，热风吹，照样悠闲。虽流汗，从无限烦，欢乐在心间。



露天电影的 记忆

◎李玉军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农村几乎没有什么娱乐场所。逢年过节，大人、孩子能到城里逛一逛、看一场电影，就觉得很幸福了。可到城里看电影毕竟要花钱，于是，看免费的露天电影就成了农村人的一大乐事。

放映露天电影多是县、乡科技文化站为丰富农村娱乐生活而办的，多选在夏天的晚上放映。冬天有时也放映，尽管天气严寒，但邻近村庄的人还是云集而至，看得有滋有味，不觉其冷。

放映的地点一般轮流设在某村，找一块宽敞地，支起银幕，架好放映机就行了。通过口耳相传的联络方式，哪天要在哪村放电影，人们早早就知道了。到了这一天，大家早早地吃了饭，便扶老携幼，三五成群地奔向放映地。大家一路上说说笑笑，打打闹闹，很是热闹，快赶上过节了。

到了放映地，各自抢占有利位置。本村住户紧邻放映场地者近水楼台先得月，从家里搬出一张小木桌，占据最佳位置，泡上一壶粗茶，一家人嘴里品着茶，手里摇着芭蕉扇，舒适自在。后来者有自带小板凳的坐小板凳，没带小板凳的找块砖头、石头、木桩坐着，找不到的就站着看。不一会儿就挤满了黑压压一群人。再后来者挤不进去，脸被人挡着，急得踮起脚来看，还有的父亲让小孩子骑在自己的脖子上，也有的淘气包跨在人家的墙头上。总之电影放映前是一派杂乱无章、沸反盈天的景象。但电影一放映，所有的人都屏息静气，鸦雀无声了。

那时我也就五六岁，每次听说哪个村要放电影了，就缠着姥姥去。姥姥疼我，有求必应。姥姥是双小脚，走路很慢，我急得不行，生怕去晚了。小时候一共看过几场露天电影记不清了，电影的名字也多已忘记，但看电影时发生的一件趣事却使我记忆犹新。

记得一次邻村放映《白蛇传》，当演到法海将白娘子压于雷峰塔下之际，白娘子对着小青大喊：“妹妹快走，十年后再来救我！”小青含泪离别：“十年后，我定来救姐姐出塔！”恰好此时似是机器出了故障，银幕一团漆黑。我当时看得如醉如痴，全神贯注，深入其中。看到这里，心里好不遗憾：小青十年后才来救白娘子，电影岂不是十年后再演？我不禁霍然立起，拉着姥姥要走。姥姥很诧异，问我：“看得好好的为什么要走啊？”我说：“小青不是说十年后再来救白娘子吗？咱们回家等上十年后再来看啊。”姥姥听了，一阵好笑，指着银幕说：“快看快看，又要演了。”果不其然，银幕上又出现了小青到名山拜师学艺、修行苦练的镜头。随着几番花开花落，小青把功夫练成，救出白娘子，姐妹二人抱头痛哭。我越看越糊涂：明明说是十年后再来救白娘子，怎么没过多长时间就过了十年？问姥姥，姥姥只说那是演电影。这也算是我对文艺创作中夸张艺术手法的初步启蒙。

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如今的广大农村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露天电影给大家带来的节日般的欢乐却让人终生难忘。



藏在举手之间的善意

◎傅彩霞

盛夏的朝阳裹着微风，我去老潍县美食街赶早市。穿过口袋公园，凌霄花正沿着木架努力攀爬，朵朵红花开得如火如荼；海棠果像一枚枚青涩纽扣，悄悄躲在茂密的树叶间；女贞枝头上簇簇细碎的白花，飘浮着淡淡的清香。健身区有位男子双手紧握吊环在做拉伸训练，身体如一张被缓缓拉开的弓，在悬空的平衡中舒展着每一寸筋骨；草坪处有一些老人正舒展着太极招式，表情淡定从容，衣袂随动作轻扬；玉兰树下有中年男女围成一个圆圈踢毽子，鸡毛毽子在蓝天下画出金黄的弧线，忽高忽低，爆发出的阵阵笑声像清脆的银铃，洒落在石板铺就的路上……这方被高楼围拢的绿色角落，小巧玲珑，恰似一枚温润的翡翠，镶嵌在城市的喧嚣之中，散发着柔和而迷人的光芒，安抚着潍坊人每一颗匆匆而过的心。

拐上大街，人潮如流。看着那一个个步履匆匆的身影，恍惚间，仿佛看见了当年被时间追赶的自己，总觉得头顶悬着一把无形的剑，随时可能落下，时刻提醒自己必须一路奔跑向前。如今，慢下来的我，宛若天边的流云，读书、写字、抚琴、散步，终于把平凡的日子过成自己喜欢的模样，随意，洒脱，悦心，悦己。

“阿姨，能用一下您的手机吗？我想给我妈打个电话……”忽然，一个带着哭腔的声音如一团云飘过来，拦住了我的脚步。循声看去，只见眼前这个十岁左右的男孩，身穿枣红色校服，书包带子歪在肩头，泪珠正顺着脸颊滚落下来。我连忙把手机递过去，他指尖颤抖着按下号码，刚喊了声“妈”，听筒里就传来忙音。再拨，依旧被挂断。男孩急得嘴唇发颤，额头冒汗，转而，他拨通了另一个号码：“爸……爸……”那边却也干脆地结束了通话，传来一串串忙音。

“怎么了，孩子？”我蹲下身，轻轻拍着伤心的他。他抽噎着说：“我今早起床晚了……妈妈就不管我了……”我这才注意到他校服右前方校徽上的学校名称。“男子汉不要哭呀！”我替他擦去眼里的泪水，“阿姨叫辆车，送你去学校上课，好不好？这点小麻烦难不倒你，对不对？”男孩擦掉脸上的泪滴，狠狠地点头，与我在路边法桐树下一起等车。

几分钟后，一辆白色的网约车停靠在路边。我牵着男孩的手，让他坐进后座，对司机说明目的地，男孩挥动着小手，仰起可爱的笑脸，睫毛上的泪珠还没干透，像柔嫩的花瓣上沾着清晨的露珠：“谢谢阿姨，再见！”

看着车子汇入车流，我在手机上确认他安全到校、完成支付后，才转身走进早市。熙熙攘攘的早市蕴藏着半城烟火

永远屹立的桥

——致张军桥

◎李长松

桥是你的名
你一生都在为生命架桥

黄冈的寒雾里
你是第一块桥墩
把“我去”两个字
奔进冻土
护目镜后的光
是桥灯 照着
那些在黑暗里挣扎的船

人民广场的风里
你是躬身的桥
膝盖磨出的茧
是桥板上最坚实的纹
教无数双手学会托举
让骤停的心跳
重新找到过河的路
后备箱里的AED
是你备下的救生筏
内心却祈祷 永远无人取用

乞力马扎罗的雪
落在你架向非洲的桥
超声探头是纤细的钢索
缝合起不同肤色的疼痛
孤儿们含着你给的糖
踩着你的桥 走向黎明
你日记里的墨迹
洇成比印度洋更深的蓝

最后那片海
你把自己化作了桥
用脊梁托起生的岸
把救生衣 留给了陌生的船
浪涛拍打着你的名字
却冲不垮你的骨
三十八年的桥身
早已长成 和大地融为一体

如今 每座你救过的城
都有你的桥在延伸
有人接过你递的扳手
有人踩着你铺的石板
而那座用生命最后的体温
熔热的桥
永远屹立在潮起潮落间
——看人间 生生不息